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OF BOSTON  
FROM 1630 TO 1880  
BY  
JOHN H. COVINGTON  
BOSTON  
PUBLISHED B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8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佛曆二五二九年六月初版

#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29

(全一百冊)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 ◎本書作者：宇井伯壽 等
- ◎本書譯者：「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
- ◎主編：藍吉富
- ◎發行人：朱將元
- ◎出版者：華宇出版社
- ◎社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 ◎電話：(〇二)九四二六六·二四七七三七二
- ◎郵撥：〇〇一七六二五—三號朱將元帳戶

行政院  
新聞局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佛曆二五二九年六月初版

#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30

(全一百冊)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 ◎本書作者：宇井伯壽
- ◎本書譯者：「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
- ◎主編：藍吉富
- ◎發行人：朱蔣元
- ◎出版者：華宇出版社
- ◎社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 ◎電話：(〇二)九四二六六七四・二四七七三七二
- ◎郵撥：〇〇一七六二五—三號朱蔣元帳戶

行政院  
新聞局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29

宇井伯壽 鈴木宗忠  
金倉圓照 多田等觀  
合編

德格版・

西藏大藏經總目錄  
(上)

華宇出版社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30

宇井伯壽 鈴木宗忠  
金倉圓照 多田等觀  
合編

德格版・

# 西藏大藏經總目錄 (下)

附索引

華宇出版社

## 白聖大師序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卍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借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濤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為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



、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為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為艱難。謂之為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北

## 印順大師序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爲主，但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爲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

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順 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中

## 星雲大師序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為

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  
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日 雲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佛光山

## 淨心大師序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之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

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光德寺丈室

## 演培大師序

自釋尊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歷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為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



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荐。

漁 峯 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新加坡

## 編者序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爲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濶；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

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蒼吉富

七三年十一月「譯叢」第一輯出版前夕

## 出版前言

本書是日本東北大學所藏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的總目錄及索引。原書出版於 1934 年 8 月，到 1970 年再印行一次，並訂正若干初版的錯誤。此次「譯叢」所印的，就是這一再版本。

這本書不過是一部西藏文大藏經的目錄，「譯叢」爲什麼要將它收輯入內？這也許是很多讀者所要提出的問題。我們必須稍加解釋。

西藏佛教興起較晚，當地流傳的佛典，與漢譯本有相當大的不同。其一，藏譯佛典與漢譯本相同的經論，大約只有五百餘部，而有三千多部密教類的佛書，則爲漢譯本所無。站在文化史的研究立場來看，這些數以千計的佛典，當然值得重視。至於這些書到底都是什麼書，西藏佛學的大略風貌如何，如果我們能稍加翻閱這部總目錄應該能有初步的印象。

其二，相對於漢譯佛典之多半係“意譯式”的翻譯，西藏譯本採用的是極近印度梵語原文的直譯法。所以，即使是同一本佛書，漢藏兩種譯本的譯筆往往大爲不同。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我們閱讀漢譯本無法讀懂某些

文句，而梵文原典又已佚失，這時候西藏譯本便可以爲我們提供較接近原文的經論語句，這對於印度佛教原義的釐清是有大幫助的。在這一方面，本目錄可供我們查索漢藏譯典有那些同本異譯，在學術研究上，對學者而言是頗爲方便的。

其三，在藏文經論裏，有些書是從漢譯本譯成的，並非完全譯自梵文。本目錄也可以供我們查閱漢譯佛典輸入西藏的大略概況。此外，瞭解這一點，也可以幫助我們作某些研究工作。譬如關於楞嚴經到底是印度傳來或係我國人所造的問題，有些主張是印度傳入的人，舉出的證據是西藏大藏經也有該經，可見該經是印度傳來。這些人的錯誤，便是以爲所有藏文經論都譯自梵文，却不知道有一小部份是由中文選譯過去的。這時，如果能查閱本目錄，那麼在四七頁裏，我們便會看到No 236的“楞嚴經”藏文標題下面，註有“漢文藏譯”四字。具備了這個常識之後，雖然仍不能證明該經必係中國人自撰，至少也曉得藏文有該經並不能作爲傳自印度的證據。

綜上所述，我們當大體能知道本目錄的印行，並不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希望這部目錄的印行，會刺激國人對西藏佛教的研究興趣。尤其是民國以來，五族共和的

理想，更啓示我們有好好研究西藏（等族）文化及歷史的必要。要研究西藏文化，我們不妨從西藏佛教的研究開始。

### 附 註

- (1)本書目錄以前收有若干篇文章，「原書出版序」以前之諸文，係「譯叢」所輯錄，爲原書所無。用意在幫助讀者瞭解本書及西藏佛典之特質。
- (2)原書目錄部份之第③項，原爲日文譯名，茲全部改譯爲中文。

## 西藏大藏經簡介

西藏大藏經意指西藏所傳的大藏經。即集輯西藏譯經典及西藏人所撰章疏等所成的藏文佛教叢書。西元第七世紀末，端美三菩達造西藏文字，譯出百拜懺悔經，此即西藏譯經的開始。到第八世紀以後，吃唎雙提贊王到乞唎徠巴贍王的時代，積那彌多和濕連怛羅菩提等梵文學者相繼從大夏和印度等地入藏，與西藏的翻譯官寶護等共同翻譯梵語經典，並且統一譯語，改定過去的舊譯，又將梵本欠缺的部份，根據漢譯、于闐譯等予以重譯補足。其後此事業還繼續了一段期間，前後傳譯者凡三百五十人，譯出的佛典總共有四千餘部。

西藏大藏經的開版始於西元第十三世紀初，爲秋姆登拉齊的弟子蔣姆葛克喀布西所企劃，由羅沙爾三格普等諸師，從各地蒐集經律及秘經等，加以校對始完成此版本。稱之爲奈塘古版。其刻版及摺本流傳至今。隨後又相繼數次開版，有裏塘版、德格版、奈塘新版、喬尼版、普那喀版、加肯布姆版、恰姆都版、永樂版、萬曆版、北京版、拉薩版等。其中，裏塘版是沙迦伽爾千等人在江優爾鑲刻的，其印版移至裏塘。西元一九〇八年

年被焚燬而化爲烏有。

德格版是西元一七三〇年以後，喀姆斯的德格王所雕造的，其中，甘珠爾是裏塘版，而丹珠爾則是以沙耶爾耶爾康藏本爲底本，再增補布頓目錄所載的佛典。甘珠爾和丹珠爾皆有目錄。印版現在存於喀姆的德格寺。日本的京都本派本願寺光壽會、京都及東北帝國大學、東京東洋文庫、河口慧海氏文庫以及高野山大學等都藏有其摺本。

奈塘新版是奉達賴喇嘛第七世的勅命而開版的。西元一七三〇年開始動工，以奈塘古版爲底本，依據抓帕、布頓等目錄加以增補。其印版現存於壯州的奈塘寺。又，日本東京大正大學、河口慧海氏文庫、鶴見總持寺、京都帝國大學、大谷大學等都藏有其摺本。喬尼版的版本存於青海的喬尼，開雕的年代不詳，據說是在德格版以後開雕的。又，普那喀版現存於布丹首府普那喀。加肯布姆版藏於甘肅省的肯布姆寺，恰姆都版藏於喀姆的恰姆都寺，各版是以收藏之處的名稱而定名，後兩版今已佚失，並且此三版都只有甘珠爾。

永樂版是明太祖永樂八年在中國覆刻奈塘版甘珠爾而成的，萬曆版則是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再以永樂版爲底本而開雕的。這兩種刻版都已佚失，所存的摺本極少。



北京版是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於北京，以西藏榭魯寺的藏本爲底本，先開版甘珠爾，不久又於世宗雍正二年刊刻丹珠爾，這些刻版遭受兵燹而焚燬，其摺本今藏於京都大谷大學。拉薩版是西藏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下令開雕的，但僅完成甘珠爾。據說其他還有薩賀地方的榭帕抓爾和達賴喇嘛第五世時的商喀格姆抓所鑲刻的甘珠爾等版本。又，蒙古及女真也各以其國文字印刻大藏經，稱爲蒙古藏和女真藏。

西藏大藏經的編制，分爲兩大部門，一是甘珠爾，即佛部；一是丹珠爾，即祖部。各版皆按照此種分類，但其細節各有不同，即：德格版將甘珠爾分爲律部十三函、般若部二十一函，華嚴部四函，寶積部六函、經部三十一函、秘密部二十函及總目錄一函，共七部。又經部立大乘經和小乘經，秘密部附陀羅尼集二函和秘密時輪經註釋二函，總共有一百函七百餘部。丹珠爾則分爲讚頌部一函、秘密部七十八函、般若部十六函、中觀部十六函、經疏部十一函、唯識部十六函、俱舍部十一函、律部十八函、佛傳部及書翰部六函，因明部二十函、聲明部四函、醫明部一函、工巧明部五函、西藏撰述部及補遺經論部九函、總目錄一函，共十七部，總共有二百一十三函三千四百餘部。

奈塘新版將甘珠爾分爲因乘般若部、果乘秘密部兩種。因乘般若部又分爲目錄一函、戒律部十三函、般若部二十一函、華嚴部六函、寶積部六函、雜經部三十一函、涅槃部二函，共七部，共三百部。果乘秘密部二十二函也分爲瑜伽無上秘經、瑜伽秘經、修秘經、作秘經四種，凡收三百部，總計一〇二函六百餘部。丹珠爾又分爲讚頌部一函、秘密部八十七函、經釋部一百三十函、聲明等五函、目錄一函，共五種，凡二百二十四函。

北京版將甘珠爾分爲秘密部二十五函、般若部二十四函、寶積部六函、華嚴部六函、諸經部三十二函、戒律部十三函，共六部，總收有一百零六函一千部。丹珠爾則分爲讚頌部、秘經疏部和經疏部，其中，讚頌部有半函六十四部，秘經疏部又分爲時輪部等二十四部，收有八十六函半、四千三百部，經疏部又分爲般若部等十二部，收有一百二十二函半、八百部，此外又附加十四函半的補遺經、西藏撰述及願文等，總共有二百二十四函、五千一百餘部。

又，譯經目錄是西曆第八世紀末、姆齊格贊普王時，喀瓦帕齊格等人開始製作的，稱之爲龐單目錄，記載龐單的喀美精舍所藏的甘珠爾書題及卷數品數偈數等。不久，到第九世紀中葉時，帕齊格等人於朵單的登噶爾

製作譯經目錄，稱之爲登噶爾目錄，此目錄現收於丹珠爾，並附加譯自漢譯的經典以及註釋的目錄。第十三世紀初，奈塘版刊刻之際，秋姆登拉齊製作尼瑪依歐耶爾目錄，後來，又有抓巴目錄，以增補舊有的奈塘版甘珠爾目錄。第十五世紀初，布頓又編有甘珠爾和丹珠爾兩目錄。

在中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釋教總統合台薩里、西蕃葉璉國師、慶吉祥等人奉勅製作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並將漢譯大藏經和西藏大藏經的存闕加以對照。近代，A. Csoma 編 *Analyse du Kandjour et du Tandjour* ( *Asiatic Research*, 1881 )。L. Feer 編 *Analyse du Kandjour et du Tandjour* 1881。J. Schmidt 編 *Index des Kandjur*。P. Cordier 編 *Catalogue du Fonds Tibétain*, 1909-1915。H. Beckh 編 *Verzeichnis der tibetischen Handschriften*, 1914。此外，昭和三年，日本河口慧海氏出版奈塘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目錄。昭和七年，京都大谷大學刊行西藏大藏經甘珠爾勘同目錄。九年，宇井伯壽和多田等觀氏也編製出版了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目錄。

西藏大藏經的冊數幾乎可與漢譯大藏經相匹敵，從

秘密部開始，顯教部中也有若干不存於漢譯的章疏。此一藏經忠實地逐字翻譯原典的文句，譯語亦能統一，又經數次校訂，因此常可從經中推定出梵語原典的原形。西藏大藏經和現存的梵巴兩種，以及漢譯大藏經這四類佛典都具備了佛教的大法寶藏。

——節譯自望月佛教大辭典第四冊

「西藏大藏經」條

# 西藏大藏經的版本與內容

關 德 棟

## 一、西藏佛典的翻譯

西藏佛教典籍的大宗，就是西藏語譯的大藏經。也就是我國過去稱之為「蕃藏」的藏經。它的內容，主要是從印度的語文逐譯來和部份從漢語重譯或于闐傳譯補缺的佛典。它的翻譯、集積和傳承時間的長久，也是如同漢語大藏經一樣——已經經過了約一千年長期的歲月。

據傳說，佛教傳入西藏，是在三世紀的中葉 Tho-tho-rignan-btsan 王的時代，但是徵諸歷史的事實，這完全是一種神話罷了，實際上是在七世紀的初葉松贊剛布（棄宗弄瓊）王的時代。他以迎唐太宗的文成公主與巴泊爾王 Amsuvarman 的女兒 Bhrkuti 為后、妃的機緣，信仰了佛教，派遣了 Thon-misambhota 等人到印度去留學，學習梵語文典。他們回到西藏以後，制定了西藏文字，同時製作了簡單的文法，據說同時也開始了佛典與翻譯的工作，這，恐怕也僅只是西藏翻譯工

作的準備時期吧！其後，經過了百餘年，到八世紀中葉，*Khri-lde-gtsugs-btsan* 王即位，迎唐中宗的養女金城公主到西藏，他對於佛教更採取了保護政策，這時從印度入藏的學者很多，翻譯僧輩出，像*Mulako'sa* 和 *Tnanakumara* 等，譯出了數學醫藥方面的書籍不少。到他的王子 *Khri-ron-lde-tsan* 即位以後，更有從迦濕彌羅來的學者 *Ananta*，印度來的學者 *Santaraksita*（寂護），和從印度迎接來的 *Padmasambhava*（蓮華生）入藏，從事翻譯工作，並仿印度的烏顛頭寺，於拉薩東方三十哩處建築桑鳶（*Bsam-yas*）寺。不久，更有印度的 *Vimalamitra* 等人和西藏的 *Chos-kyi sman-ba* 等人共同從事佛典翻譯事業，譯出典籍不少。這時代的 *Dpal-brtsegs* 等人並編撰有譯經目錄。這一時代譯出的典籍，是有相當數量的，我們由據潘丹迦米宮殿所藏整理成的經錄 *bphan-than-ma dkar-chag*（潘丹瑪目錄），和據吐丹登噶彌宮殿所藏整理成的 *Ldan-dkar-ma*（登噶爾瑪目錄）是可以知道的。這兩個目錄，前者已經散逸了，後者收於現在丹珠爾裏面，這是現在西藏佛教典籍最古的經錄，現在我們由其中可以得知當時翻譯經論的大概，誠然是一件可以慶幸的事。

經過 Khri-lde-gtsugs-btsan 王的後二代九世紀的初葉，Khri-ral-pacan 王即位以後，他信仰佛教，特別的更崇敬「僧寶」，又因為以前的佛教經典翻譯僧侶們多係從中印度、中國、于闐、尼泊爾、迦濕彌羅、Sahor (Uigur?) 等地而來，語言的不同，以至翻譯用語的語彙亦有所差異，因此，對它的理解無形之中增加了若干困難。他遂命令當時的一些印度學者 Tina-mitra、Surendrabodhi、Stlendrabadhi、Bodhi-mitra 等和一些西藏的學僧 Ratnaraksita、Dhar-matasila、Tnanasena、Ye-ses-sde、Tavaraksita、Manjusri-varman、Ratnendrasila 等，從事整理工作，使譯語先趨齊一。當時規定的譯語稱之為 Skad-gsar (新語)，把以前應用的譯語稱之為 Skad-rnin (古語) 以作區別。梵語藏語對照的辭彙「翻譯名義大集」Mahavyutpatti 一書恐怕就是當時所產生的。現在西藏語大藏經中有部律及顯教諸經的大部份與純密經典的大多數，也是當時譯出的。翻譯語彙一定，給予以後的翻譯工作許多的方便，同時對於以前舊譯經論也可以用之加以改訂，自然，這工作是作了佛教典籍從梵語直譯的工夫了。這個翻譯整理的事業，無疑的在西藏民族的典籍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了。可是也就

爲了王的熱心保護佛教，遭到別人的嫉視，不久爲他的臣下與他的弟弟合謀弑死了，他的弟弟Glan-dar-ma即位以後，與他的宰相大臣們在一起，大肆破壞佛教，破壞了佛典的譯場，禁止了佛教的行事，焚燬了佛像經典，這樣經過了六年，佛教的設施爲他們破壞殆盡。

大約是在公元九〇〇年左右，這種破佛的暴行，激怒了一位山中修定的僧人Dpal-gyirdorje，他奮起將這位破壞佛教的君王弑死了，才阻止了這一次「法難」的繼續進行。以後佛教雖徐徐的復興，但終因這次「法難」的創痕過深，又加以統治者的分立種種關係，一時却未能恢復舊日的規模，這一段時間，在西藏族的佛教史上，是可稱之爲黑暗時代了。

到十世紀末葉十一世紀初葉間，西藏族的佛教已經復興，從事翻譯事業的有Rin-chen bzanpo等人，不久他到印度去留學，歸來的時候，伴回「學僧」(pan dita)：Sraddhakaravarman、Padmakaragupta、Buddhasrisanta、Buddhapala、Kamalagupta等人，從事論部及四種怛特羅（尤其是瑜伽怛特羅方面）方面典籍的翻譯工作，同時並將已譯出經典內的怛特羅部份加以校訂。以後不久，印度烏顯頭寺的學僧阿底峽(Dtpamkarasri jnana Atisa)受Nag-



tsho tshul-gyal 等的懇請入藏（公元一〇三八年），與當時已成西藏名譯家的 Rin-chen bzan-po 締交共同從事翻經大業，佛教在西藏才再興，往昔的翻譯事業的隆盛才復現。爾後一直到十七世紀初，大翻譯家輩出，印度佛教的典籍也漸次的為西藏語逐譯完備了。特別是有關密教的典籍，多為漢土所未傳，這是值得為學者所注意的。關於西藏語翻譯工作的譯場，從梵本譯的，主要是在桑蔭 Bsam-yas 寺的翻經院；從漢語、于闐語等補譯的，是在薩迦 Saskya 寺。西藏的翻譯事業，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頃，以著印度佛教史著名的學者 Taranatha 就是最後修飾的人。德格（Sde-dge）大藏經附屬目錄中記錄著：從事西藏語翻譯聖業的，印度的學者從 Tinamitra 起共一〇七名，西藏的學者從端美阿奈布起二二二名。所譯經論實有四七〇〇部。至於翻譯態度，他們是避免自由的意譯，崇尚忠實的逐語譯，且譯語統一，並有與異本校勘等等優點，所以西藏語譯的佛教典籍，為世界學術界所尊重。

## 二、大藏經內的佛典

關於西藏語譯的佛教典籍翻譯品，是由三百多位翻譯僧，經過了數世紀不斷努力工作的結果，這個譯出經